

亲戚家的熊孩子做过什么让你 生气爆发的事？

我表哥毛手毛脚的对待过我，当时他用糖哄骗我做游戏，输的人要一件一件的脱掉外衣。

现在姥姥一家跪在地上求我答应一件事。

和残了的表哥生孩子，因为老秦家的香火不能断。

01

前些日子，舅妈打电话说姥姥病了让我回乡下看看她，我便火急火燎的赶去了。

进屋后，我发现姥姥闭着眼坐在床上不动如钟，面色虽然严肃却不像是生了病的样子，不禁皱眉心下打了个突。

这又是要唱哪一出？

作为外孙女，还是个他们看不上的女娃娃，我对即将到来的冷嘲热讽见怪不怪。

什么「你这小女娃命好啊，住在城里，还有书念，居然比我们金柱过得都好！」

「一个女娃上什么大学？你爸妈也是傻，净浪费钱！」等等诸如此类。

我只当大风刮过，左耳进右耳出。

还没等我开口问怎么回事，舅妈居然也跟了进来，随后还特热情地拉着我坐下了，这让我十分别扭。

毕竟被她含沙射影的嘲讽了这么多年，实难习惯。

「哎呀，一眨眼我们小雨都这么大了，想想小时候你妈没奶，你就那么一丁点儿大，大冬天你妈抱你过来，被冻得都没声了，我想好歹是一条命，就好心喂了你，这才没病没灾的长这么大啊。」

我没心情跟她绕圈子，笑着直问道：「舅妈，你不说姥姥病了，姥姥怎么了？」

她却没回话，面带深意、语重心长，「小雨啊，你说老秦家养了你这么久，要是有机会，你不能知恩不报吧？」

话听到这里我皱了眉。

什么叫老秦家养了我这么多年？

但没容我细想，舅妈就掏出一个银镯子往我手上一套，「这要搁早些年呀，那表哥表妹结亲都是应当的，更别提金柱是真心喜欢你了。」

我听懵了。

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惊得汗毛孔都张开了，噌地一下站了起来。

「舅妈你说什么呢？」

舅妈也站起来，「哎呀姑娘家害羞了，没事儿，等以后你俩结了婚啊，你就正正经经是咱老秦家的人了。」

结婚??

前几年，表哥秦金柱因为斗殴丢了一只手，脸上也破了相，就一直没找到媳妇。

所以他们这是，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??

她是法盲吗？我甩开她的手，觉得她八成是疯了。

「别开玩笑，别说我不愿意，就是法律也不允许！」

简直匪夷所思。

怪不得刚才进门的时候，秦金柱借着接礼盒的机会就堂而皇之想占我便宜，原来是在打这个鬼主意！

舅妈却道：「这事儿你放心，咱们乡里乡亲不在乎这个，隔壁村组的老吴家不就这个情况么！」

???

这是在不在乎的问题吗？

我火速把银镯子扒拉下来丢到了她身上，「舅妈你可别胡说了，我不同意！」

舅妈的脸顿时就拉了下来。

此时我姥姥终于睁眼了，沉声道：「你同不同意都没用，这事儿压根就没必要跟你说，都是大人之间的事儿。」

我气坏了，什么叫没必要跟我说？

我不是人吗？

当这是古代卖女儿呢？

我更难过的是这话是居然姥姥说出来的。

她虽然不爱和我说话，但每年都会往学校寄土特产，我一直觉得她是疼我的。

我气得摔门而出，但到外面才发现已经夜色深沉。

农村没有路灯，晚上连车都不通，远处山道只有狗叫声。

舅妈追了出来，「小雨啊，你别生气，其实这事儿我也就是提一提，你要是真不同意就算了，但是现在大半夜可不敢走，那群野狗吃人的！」

山里住着一群野狗，听说前几天才把一个赶夜路的成年男人分食了。

生气归生气，命还是要的。

我想着明天大巴车一来我就走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

其实我当时只是生气，并没觉得会有什么危险，毕竟是这么多年的亲人。

只是万万没想到，他们的龌龊程度，再度刷新了我认知的下限。

半夜里，秦金柱闯进了我房内，按住了睡眠中的我。

02

我在迷迷糊糊中感觉到被卡住了喉咙，一股酒气逼近后才彻底惊醒。

秦金柱狰狞的脸就在头顶，像是黑暗中的形同恶鬼。

「你一个捡来的野种，有什么资格嫌弃我？」

我耳边一个惊雷，捡来的野杂种？

但眼前的危机不容我多想。

我拼命掰他的手，但男人的力气真的实在太大了，挣扎完全是徒劳。

就在我觉得快要窒息而死的时候，他终于松了手开始胡乱扯我的衣服。

因为只有一只手臂，我因此找到一点空隙开始反抗，但激烈的反抗反招来他一拳又一拳的殴打……

我想起这不是他的初犯了。

小的时候，他就曾将我骗到他房间，用糖哄骗我脱衣服。

所幸当时家里来了人，他最后没有得逞。

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，还以为他只是年纪小不懂事，以为我懂事了，他自然就不敢了。

但此刻。

我在崩溃中不停放声哭喊，期盼着我舅舅或者姥姥谁能听见过来救救我。

可没有人。

半晌后我停止了反抗，他大概以为我脱力了，就松开手、喘着粗气去扯自己的腰带。

我瞅准时机，一脚将他踹下了床，随后连滚带爬地跑到门边，伸手去拉门。

没有拉开。

门从外面被锁上了。

那一刻，我无比清醒也万分绝望。

他们听见了，他们知道这畜生的所作所为，他们也是帮凶。

他们一家人是打定了主意要将我推入地狱！

一瞬间，愤怒战胜了恐惧。

我搬起凳子狠狠砸向正从地上爬起来的秦金柱。

随后踩上桌子，一脚踹烂了木窗，跳了出去。

外面很黑，野狗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但我却毫不犹豫。

因为我的身后，是连畜生都不如的恶魔。

在山路上踉跄奔跑了不知多久，身后似乎一直有野狗在追我……
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在省道上拦下一辆车，一对好心的情侣将我送回了家。

我到家的时候天刚蒙蒙亮，爸妈刚起床准备做早餐，我哑着嗓子叫了一声「爸」后，我爸手里的盘子就碎了一地。

……

03

我把自已包裹在被子里，身体一直在不停颤抖。

我爸一拳将茶几砸碎了，我妈哭的上气不接下气。

「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」

他拿起手机要报警，却被我妈一把按住了。

「不行啊，不能报警！」

我爸甩开她的手怒道：「这就是你的兄弟，你的亲妈！你还天天找理由维护他们，看看他们是怎么对你的，又是怎么对小雨的？！」

我妈哭着说，「他们是该杀千刀，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小雨的名声就全毁了！」

我爸愣住了。

「你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啊，吐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，她可还怎么嫁人啊？」我妈哭道。

我听完是也满心绝望。

「穿短裙就是诱惑犯罪」「大晚上出门就别怪别人当你是出来卖的」这些话我是亲耳听过的。

表兄妹和 QJ 放在一起，那绝对是劲爆级桃色新闻，自然免不了恶意加工和传播。

我爸的手在流血，但他似乎完全没注意到。

「小雨，你怕别人说三道四吗？」他问。

我哭着说，「爸，我怕。」

众口铄金谣言四起谁能不怕呀？

我才刚毕业，多年苦读的硕果还未品尝，人生才刚刚开始，甚至都没有认认真真谈过一次恋爱。

「但是，我还是想报警。」

有些事怕也要做，否则我会悔恨终生。

我爸冲我点点头，「好孩子。」

他拿起手机，我妈却疯了一样上前拦他。

一片混乱中，我姥姥带着舅妈一家人上门了。

04

才一进门，秦金柱就跪在了地上。

「姑父姑妈，我错了！」

我爸上去就要打他，可惜脚还没碰到人，就被我舅和舅妈死死拦住了。

我姥姥用拐棍一敲地，「我看你敢动手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！」

舅妈抹了一把不存在的泪道：「姐，姐夫，误会啊，金柱昨晚上喝多了进错房间吓着小雨了，快天亮我才发现小雨不见了，

一路就找过来了，幸亏孩子没事儿，可吓死我们了！」

一句话，蓄意 QJ 变成了喝酒引起的小误会。

「误会？你管这叫误会？」我爸怒道。

我舅接话道：「姐夫，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，这事儿是金柱的不对，以后对小雨的名声肯定也有损，但你放心，我们老秦家肯定会负责！」

「负责？好，那现在就去警察局自首！」

舅妈立刻阻止，「咱们都是亲戚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商量？闹到外面多丢人啊是不是！」

我舅踹了秦金柱一脚，「喝点儿酒你就犯浑，还不赶紧给你妹道歉！」

此时趴在地上的秦金柱往前爬两步，冲我妈道：「姑妈，我从小就觉得小雨好看，自打知道她不是您亲生的以后，我就更喜欢她了，姑妈，求您把她嫁给我吧！」

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我爸听完这话也愣了。

但随后他瞬间暴怒，骂了一声「畜生」后，抬腿就往秦金柱的方向踹去，奈何又被他们一家人拦住了。

我怔住了，连颤抖都停止了。

从昨天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处在气愤和恐惧中。

但此时，却濒临崩溃。

舅妈又道：「这事儿早晚要告诉孩子，这小雨要是嫁过来，那就正经是咱们老秦家的人了，以后亲上加亲，你们也能多个儿子不是？」

原来，秦金柱说的是真的，我真的是被捡来的。

我妈摇头直哭，秦金柱膝行两步又继续说：「姑妈，您之前不说会考虑一下么？」

听到这里，我濒临崩溃的内心彻底坍塌了。

.....

说我妈是扶弟魔不够贴切，因为她扶的是整个老秦家。

别说偷偷借钱，就是做担保贷款的事儿她也干过。

但，人的出身和亲人不能选择，她自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，我理解，我爸也能理解。

借钱什么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担保只要不出事，甚至还会偷偷找人帮忙降息。

从小到大，我也尽量迎合姥姥和舅妈一家人，让她们不难为我妈。

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站在统一战线上应对奇葩亲戚的人，我以为她知道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

但，她居然早就知道秦金柱有这个心思。

所以对姥姥言听计从、对舅舅一家无条件扶持的我妈，是否曾真的考虑过他们的提议，把我嫁去给老秦家续种？

我不敢再深想。

此时我姥姥沉着脸发话了，「这事儿我做主，俩孩子的事就这么定了，回头你们去法院把收养关系解除一下吧！」

舅妈立刻笑着接茬道：「哎，太好了，小雨是我捡来的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这个孩子跟我女儿也没区别，金柱这孩子对小雨也是真心喜欢，我觉得俩孩子……」

叭！

她的话被我爸摔地上的水杯打断了。

「做你的狗头梦！我女儿就是当尼姑一辈子不嫁人，也不可能跟这个畜生扯上半点儿关系！」

我姥姥顿时气坏了，举起拐杖就往我爸身上抽。

我舅舅冲到了我妈旁边，「姐，你就劝劝姐夫吧，我们不会亏待小雨的，你就真忍心看着咱们老秦家绝后吗？」

我妈哭得更厉害了。

我终于绷不住了，将手边能丢的通通丢了过去。

「滚！你们滚，滚出去！我就是一头撞死，也不会和这个畜生在一起，你们都给我滚！！我要报警，我要让你们坐牢！」

在我的攻击下，他们开始往门外退，我爸妈也跟了出去。

房内只剩我一个人，我关上门哭了不知多久，就听到了警笛声，心里总算是平静了几分。

但没过多久，我妈就哭着冲了进来，对我说：

「小雨，不好了！你爸被公安局抓走了！」

我愣了。

05

我爸被抓走了。

不是那一家奇葩，也不是那个 QJ 犯，而是我爸。

怎么会呢？

我妈告诉了我原委。

在楼下，秦金柱一句「是她先勾引的我」将我爸彻底激怒，他一脚踹过去，秦金柱居然就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了。

我第一反应就是装的。

但不久后，鉴定报告出来了，腰椎骨折，轻伤二级。

这怎么可能？

但律师说，已经达到了立案标准，且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爸可能面临判刑。

更绝望的是，秦金柱矢口否认对我的侵犯，因是未遂，又没有人证物证，地点还是在他家，现场早已被破坏，凭我一面之词很难立案。

我们一家彻底陷入了被动局面。

06

我妈去了我姥姥家几次，每次都是哭着回来一言不发。

就在我跑我爸的事期间，谣言开始肆虐。

在乡下，我已经被舅妈说成不要脸的娼妇，半夜勾引他们家儿子不成，还指使我爸行凶试图遮掩我做的丑事。

秦金柱还找人把这事儿加工一番发到了网上，网络暴力来势汹汹，短消息和骚扰骂我的电话一条接一条，险些将我逼疯。

我妈哭了几天后，终于敲开了我的房门。

她说，「小雨，你答应吧。」

「咱们斗不过他们啊！」

「我可以不要脸，但是你爸怎么办？他是会坐牢的啊！」

「小雨，办完手续后，你嫁过去就名正言顺，他们是不敢亏待你的！」

那天将我妈赶出去后，我哭了很久。

后来我才知道我妈被说服的原因。

舅妈许诺不会起诉我爸，还说要亲戚家的小男孩抱给她收养。

而她，已经做了半辈子养儿子的梦……

07

手机里辱骂的短消息一条接一条，微信里的消息有上千条，有辱骂，有好奇，也有安慰。

我统统删除，随后找到了秦金柱。

他也留言了，但用词很谨慎，将威胁说成了「对你负责」，明显是怕留是下把柄。

我愤怒地打了一大段话过去，但在发送的一瞬间忍住了。

随后我点进了他的朋友圈。

最后一条朋友圈是他缠满绷带在医院躺着的照片，还附上了伤情鉴定。

在下面的留言中，我注意到了其中一条。

「怎么了兄弟，小心旧伤复发啊。」

我心下登时一跳。

我始终觉得我爸那一脚不至于将他踹到腰椎骨折。

秦金柱几年前和人打架受伤严重，会不会他的腰伤是那会儿留下的旧伤？

想到这里，我一刻也待不住了，拨通了孙律师的电话。

08

我满怀信心地等了几天后，却收到了令人无比失望的结果。

「秦金柱的当年受伤应该不是在三甲医院进行治疗，所以查不到他的既往病史。」

但所幸，我还留了一手。

我打算从给他留言的刘贵下手。

他和秦金柱是一个村的，俩人一直是好友，我和他是点头之交，只知道他前几年就结婚生孩子了。

我用小号加了他，本意是想套出秦金柱以前治伤的医院，好证明他的腰伤是陈旧伤和我父亲无关。

但没想到，刘贵这个人刷新了我的三观。

加上好友后我谎称是加错了人，但他却十分热情甚至经常主动找话题和我聊天。

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看上了我朋友圈随便发的那张美女图。

他精心打造了单身人设，发了不少仅我可见的朋友圈，其意不言自明。

这就是个渣男。

我试探着问了关于朋友的事，但致力打造富二代人设的刘贵谎话连篇压根不提秦金柱这号人。

如此几次后，他开始频繁约我出去，发的消息也愈发露骨、不堪入目。

我将对话一一截图，随后用大号发给了刘贵。

刘贵登时疯了，脏话连篇。

但在我说把截图发给他老婆后，他沉默了。

半晌后，他问我想怎么样。

我没跟他废话，直接问了秦金柱的事，他就一字不落的就全说了。

果然，秦金柱当年斗殴也弄伤了腰椎，但因他是过错方，为图省钱，就去了他朋友王全有开的私人诊所治病。

「要是去三甲医院的话，说不定他的手就保住了，」刘贵说，「但王全有的诊所已经卖了，听说在省城做生意，我只知道一个以前的电话号码，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。」

我顺利拿到王全有的号码，并试着先打了个电话过去。

没想到，还真是他。

王全有说已经在网上看到了这些事，他先是批判了秦金柱一番，随后安慰了我，最后表示愿意帮忙，要约我见面详谈。

这让我很感动。

在深渊中困斗多日，总算是看见了一丝曙光。

周六一大早，我早早起床赶上了最早那班公交车，前往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。

咖啡馆刚开门还没什么客人，所以我一进门就看到了窗边的人。

不是王全有。

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。

一个日夜萦绕心头、令我挥之不去的噩梦。

他冲我笑了笑，脸上的伤口翻起一片狰狞，抬起唯一的右手冲我打招呼。

「表妹，你来了。」

09

我输了。

输得天真而彻底。

秦金柱的朋友圈子里能有多高尚的人？

王全有转头就把我卖了。

「表妹，你可真让我意外啊，还学会套话了，有意思，我可越来越喜欢了。」

他说着就想过来摸我的脸，我忍住恶心躲开了。

秦金柱看一眼在吧台内忙碌的店员，悻悻道：「在床上躺了快俩月，才好就过来看你了，我多疼你啊，你可别不识好歹，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」

我握拳，「我还是那句话，让我嫁给你，除非我死。」

「表妹，你可别搞错了，现在是你求我，你爸起码得判一两年，而且，」他凑近，眼神猥琐的打量我胸口一眼，「你还能

躲多久，下回还能有那么侥幸吗？」

想起那晚，我浑身又是一颤，咬着牙道：「你别做梦了！」

秦金柱冷笑一声，从后腰拿出随身携带的蝴蝶刀开始把玩，
「行，既然妹妹实在不愿意，强扭的瓜不甜，那咱们就各退一步吧。」

「你什么意思？」

秦金柱一收刀压低声音道：「你给我生个儿子。」

他说不结婚可以，但必须给他生儿子，生了，他就饶了我们全家。

真的是疯了。

「生个孩子的事儿，女人天生就干这事儿的，多简单？一年后你还能正常嫁人过你的日子，对大家都好，是不是？」

生个孩子的事儿？

女人天生就是干这事儿的？

去他大爷的对大家都好。

我气的发抖，嘴唇都咬出了血。

他见我依然不肯服软，就将小刀收回腰后，说道：「对了，我找人在里面关照了一下你爸，你放心，没下死手，毕竟那是孩

子未来姥爷。」

我愤然起身，「你敢？！」

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大不了就是进去呗，我又不是没进去过，你信不信，我轻轻松松就能要了你们全家人的命。」

我拿起桌上的水杯砸了过去，却被他轻松躲过，冲过去打他，却反而被推倒在地。

店员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，他站起身，临走之前说：

「好妹妹，你已经没得选了，找个身体方便的时间，开好房洗干净了叫我，我这人可没什么耐心，你爸的身体也经不起多少回折腾。」

10

整整一天一夜，我没有合眼。

我爸受伤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，我妈哭着骂我不孝，养了个白眼狼。

眼泪早已干涸，伤心和愤怒都是无用，没有人能帮我。

就在东方微亮的时候，我打开手机，给秦金柱发了消息。

在秦金柱眼中，人生理想和自由信仰这些大概都是笑话，他最值钱的就是那条命。

但在我这里，在大多数人的眼中，毫无尊严地活着，其实和死了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
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，我选择反击和报复。

哪怕我只是一个弱女子，哪怕我可能会因此而付出生命。

11

周三一早，我起床开始打扫卫生，将家里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了。

我妈去我姥姥家已经三天了。

她还是不死心，觉得一定能劝他们和解。

痴心妄想。

下午一点半，将笔记本打开后不久，我就接到了李警官的视频通话。

昨天我将秦金柱腰椎可能有旧伤的事告诉了他，他约我今天电话里了解情况。

「这个信息非常重要，这样，我会先找到王全有这个人，如果能在他那找到当时的治疗记录最好。」视频中，李警官道。

我皱眉，「但是，王全有的诊所已经卖了，可能那些病例也都没了。」

「没事林小姐，这个事情交给我们警方来查，后续有什么新发现，您及时跟我们联系，对了，还有个事儿想再具体跟您了解一下……」

李警官话没说完，门口传来门铃声。

我身子一僵，李警官显然也听见了，说道：「没事，您先开门，我稍等一会儿。」

我点点头，摘下了耳机。

但随后，我操作鼠标最小化视频对话框、又将麦克风的声开到了最大。

门外的秦金柱拿着一束红玫瑰，眼神猥琐中透出几分小人得志的喜悦。

令人作呕。

「表妹，我来了。」

我微微后退，他立刻推门而入，随后用手将门反锁上了。

那晚的记忆再次袭来，我怕极了，但极力按捺住身体的颤抖。

「秦金柱，我约你过来，是想和你谈一下和解的事，赔偿金你随便开，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亲戚，没必要赶尽杀绝。」

秦金柱嗤笑一声，「亲戚？你妈那才是我正经亲戚，但她在门口跪三天了我都没松口，我说过，想和解，你就得跟我过，这

事儿没商量。」

我步步后退，「秦金柱你不要太过分，你的腰伤明明是旧伤，我已经告诉警察了，他们会查的！」

他却浑不在意的步步逼近，「收起你的小聪明吧，病历早就被我亲手烧了，一个纸片儿都没留下，警察查案也得讲证据是不是？」

我被逼退到沙发上，将抱枕挡在了身前，「你走开，我不会答应的，请你现立刻离开，不然我报警了！」

秦金柱却道：「报警你爸就得坐牢，在牢里我有的是办法弄死他，况且，今天可是你主动把我叫来的，警察来了那也是我有理！」

「你胡说！我只是叫你商议和解的事，你滚开！」

我用力丢出抱枕，却被他轻松抓住丢到一边，随后他一脸狞笑道：

「实话跟你说吧，你妈已经答应了，我来这儿的事她也知道，你识相的话就乖一点儿，免得我动粗伤了你！」

话刚说完他就扑了上来，我拼命反抗，接连踹了他几脚。

秦金柱不疼不痒，一拳就冲我头打了过来，「臭婊子，我可没耐心陪你折腾，上回让你给跑了，这回说什么我也得办了 you！」

我顿时头晕目眩，开始拳打脚踢，但在混乱中又挨了几巴掌，额头因为挣扎磕到了扶手，有液体正顺着眼角流下。

世界的一半变成了红色，我终于摸到了他后腰的硬物。

那把他随身携带的蝴蝶刀。

身下的裙子不知何时被扯掉，秦金柱微微起身开始扯他自己的裤子……

眼看，他就要得逞……

我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推开，双手举刀。

「你不许过来！」

他看看我和刀，眼中的疯狂不减，反添了几分讥笑。

「吓唬谁呢？借你俩胆儿你也不敢，劝你放聪明点儿乖乖配合，不然一会儿受苦的可是你！」

他试探性往前一步，我的手一抖。

秦金柱认定了我不敢，于是肆无忌惮更加疯狂地扑了过来。

我一闭眼，双手攥刀高高举起，又狠狠向下扎了下去……

「啊——！」

哀号伴随着破门而入的声音响起，再睁眼时，世界彻底变成了红色。

恍若慢动作般，我看见秦金柱痛苦地捂着两腿之间向后仰倒，又看见李警官冲我跑了过来，他身后的两个警察正将秦金柱擒住……

12

在医院，我睁眼第一个看见的人是我妈。

「小雨啊，」她哑着嗓子哭道，「你怎么就下得去那种狠手……」

才泛起委屈的心狠狠沉了下去，我咬紧牙关闭了眼。

「老秦家三代单传啊，我就算是立刻去死，也没脸去见地下的祖宗啊……」

我没说话，但泪水还是险些溢出眼角。

这时只听一个男声冷冷道：「病人需要休息，家属先出去一下。」

她被护士请了出去，我这才微微张眼。

身边男男女女站了五个白大褂。

为首的男医生将笔插入衣兜，蓝色口罩之上眉目清冽，低头时眼中带了几分暖意。

「额头的伤没大碍，缝了几针，但我保证不会留疤，你好好养伤。」

那是我多日来收获的第一份温暖，当时只觉得这人真好，也没想到未来还会有哪些缘分。

我轻轻点头说了声「谢谢」，才发现嗓子也哑了。

临走前，他又回头冲我眨眨眼笑了，「小姑娘，刀法不错啊。」

我不自觉就跟着笑了笑。

是啊，一刀解忧，老秦家再也不用为后代发愁了。

老秦家，彻底绝后了。

13

秦金柱得知自己不能人道后，在医院几度发狂，殴打了护士和看押他的警察，并口出狂言要杀我全家。

这话我信。

若他是自由身，恐怕会毫不犹豫提刀过来将我砍了。

但此时，一切都由不得他了。

有李警官亲自提供的铁证在前，秦金柱的狡辩苍白无力。

王全有看到警察立刻怂了，将秦有旧伤的事和盘托出，甚至还提供了偷偷拍照留存的就诊记录。

秦金柱两次强奸未遂性质恶劣，再加上做伪证构陷我父亲，关押期间打伤警察等等，数罪并罚，可能面临十年刑期。

至于我，刀是他带来的，在我拔刀制止的前提下他却依然进行侵犯，正当防卫成立。

我爸出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将我接去了奶奶家。

这期间，我知道了一些事。

比如当年那些土特产，都是我妈以我姥姥名义寄的。

比如秦金柱早在一年前就开始打我的主意了。

他们从来就没把我当过家人，这些年串门维系的所谓亲情，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。

说实话，知道这些后我反而轻松很多。

14

几日后，我妈带着舅妈一家上了门。

一开门，我姥姥首当其冲、举起拐棍就冲我招呼过来。

「歹毒的小贱人，我打死你！！」

我爸立刻拉过我，挡在了身前。

挨了一下后，他一把夺过拐棍，狠狠给撅断了。

「我看谁敢！」

我姥姥见状往地上一坐，哭了起来。

「不得了了，打亲王老子了！都来评评理啊，那个野地里捡来的赔钱货，我们老秦家金娇玉贵的养了这么多年，到了居然养出个白眼狼来！」

我舅妈也放开了嗓子，「林晓雨你好狠的心啊，断人子孙根，你这是要将老秦家赶尽杀绝啊！亏我当初救你一命含辛茹苦的奶大，你就是这么报恩的？！」

一屋子鬼哭狼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。

我奶奶气坏了，起身道：「要哭滚出去哭！这不是你们老秦家，也不看看自己养了个什么畜生玩意儿，还有脸过来哭！」

我舅舅捏着拳头尚存一丝理智，说道：「其他事以后说，当务之急是你们赶紧出个谅解书！」

原来是冲这个来的。

风水轮流转，如今轮到他们求谅解书了。

不过这高高在上的态度，说求不对，命令还差不多。

我一咬牙，「要打官司奉陪到底，要谅解书，门都没有！」

「你敢！」舅妈蹭地起身，「你个小王八蛋，你的命是我给的，我现在拿走！」

我不怕她，但我奶奶更彪，上前一把就将人推到了地上。

「撒泼耍混不要脸的玩意儿，我看谁敢动我孙女！」

姥姥期间想冲过来帮忙，也被我奶奶一拳掇到了地上。

俩人见不是对手，就索性在地上抱团痛哭。

哭了半天不见我们心软，舅妈似乎绝望了，她往前爬了几步，「姐夫我求你了，都是我出的馊主意，我错了，我去自首我去坐牢！你们就饶了我儿子吧！他不能坐牢啊！我求你们了啊……」

我舅舅闻言也哭着跪下了。

但我和我爸都是一脸坚决，我奶奶拿起扫帚就往外抽。

「号丧呢？丧尽天良的玩意儿，不要脸的东西！趁早枪毙了干净！」

她边骂边往外划拉，手下没轻没重，舅妈他们连哭带嚎的就被赶了出去。

门外的哭叫声绝望不已，我心里总算通畅几分。

但我妈却又道：「小雨，你就写吧，金柱那样要是去了监狱，会没命的，老秦家可真就这一个男丁了！」

我爸闻言怒吼一声，「够了，你想做秦家的人，没人拦着你，但我女儿姓林！」

妈一哆嗦，但仍不死心。

我问道：「妈，你还记得自己跪在门口三天，求他写谅解书的事儿吗？」

她一愣，回道：「这不一样啊，你表哥犯这事儿严重啊！」

我凉凉一笑，「你也知道他犯的事儿严重啊，妈，那你还记得我就是那个受害人吗？」

她彻底愣住了，随后说：「可你不也没事儿吗？」

我竟被气笑了。

就因为我没有被他成功祸害了，所以就没事了吗？！

「妈，你知道我有多久没睡着了吗？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要惊醒多少次吗？」

你知道，我现在看见陌生男人就会莫名发抖，完全不能接受任何亲密接触吗？

你知道，我一个学雕刻的，现在却不敢拿刀吗？

我是还全须全尾地站在这儿，可内心的伤害，谁能告诉我需要多久才能抚平？

「你是我妈啊，你知道那个畜生对我做了什么吗?! 你是真的想让我死吗？」说到最后，我带了哭腔。

她哭着摇头，「我不是，我也心疼你啊……」

看着她优柔寡断两面摇摆，我心里难受极了。

我倒宁可她和我舅妈一样，不把我当人。

她又说：「你表哥是犯了错，可是咱们毕竟都是亲戚……」

我抬手擦掉泪，心下再无波澜。

自始至终，她都站在秦家那边，那才是她的家。

我跪下，冲她磕了三个头，将一个白色信封递了过去。

「妈，这是当时我写的遗书，您，就当我死了吧。」

在那之前，我曾抱着必死之心写了三封遗书。

我还以为不用再拿出来了。

我妈眼神一缩，终于放声哭了起来……

15

爸妈离婚后不久，秦金柱就被判了刑。

刘贵离婚了，听说被前妻抓花了脸，半年没敢出门。

最奇葩的是舅妈一家。

姥姥为了让老秦家有后，居然怂恿舅舅离婚再娶个能生的。

舅舅竟然还真背着舅妈暗中和一个坐台女好上了。

舅妈那泼辣性子哪忍得了这个？

将姥姥气病住院后，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她成功抓了舅舅的奸。

听说当时场面十分精彩，舅妈把坐台女的脑袋扯成了血葫芦，然后对着舅舅的裤裆一剪子下去……

得，老秦家最后的希望也没了。

沉寂一年后我选择了读研，在学校的雕塑展上偶遇了我先生薛医生。

遇见他时，我正在雕一条蟠龙，一抬头他冲我笑得有牙没眼，第一句话就是，

「姑娘，刀法不错呀。」

(完)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, 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